



大溪地舞蹈與我

タヒチアンダンスと私
Tahitian Dance and I

文·圖 | Kumu Walis 姑牧瓦歷斯 (Te Natira'a 南島大溪地藝術工作室負責人)

Ori Tahiti 為大溪地舞蹈，基本的形式分為兩種：鼓舞 (O'tea) 及慢舞 (Aparima)。鼓舞有點像是戰舞，舞者們隨著鼓聲的旋律擺動，是一種非常激烈且快速的舞蹈。慢舞是手勢舞蹈，藉由手勢動作詮釋歌曲的意境，是一種優雅的舞蹈。



艱辛的復興之路

據當地舞者表示，古時候的大溪地舞蹈與現代差別很大。1819年基督宗教在大溪地蓬勃發展，以追求「文明」為由禁跳傳統舞蹈，同時還禁止刺青文化，更禁止基督徒戴花圈進教堂。直到1842年，教會跟政府退讓，才允許人們可以在重要場合跳舞。

長達23年的禁令，讓大溪地舞蹈的復興路途很艱辛。1842年後教會跟政府的退讓，不代表群眾可以隨心所欲地跳舞，當時跳舞是不被鼓勵甚至是一件羞恥的事情。直到1956年，兩位大溪地公主Terii跟Takau公開表演，皇室的支持讓傳承大溪地舞蹈文化的人更有信心。兩位公主的老師Madelaine，也將舞蹈改為大眾較能

筆者 (右) 創立的Te Natira'a南島大溪地藝術工作室。

接受的呈現方式。Madelaine的舞團Heiva亦培養許多舞蹈藝術人才，為了紀念復興大溪地舞蹈的重要人物之一的Madelaine，每年7月的大溪地舞蹈活動命名為Heiva I Tahiti。

人生首次的Heiva I Tahiti

Heiva I Tahiti將舞蹈比賽分為專業舞團 (Hura Tau) 跟業餘舞團 (Hura Ava tau)。每個舞團帶來一小時的演出，分男生舞蹈、女生舞蹈、男女生獨舞、樂鼓團合奏、吟唱者、圓圈隊形和男女對跳，演出內容大多會結合傳說

筆者學習大溪地舞蹈至今已邁入第9年，2012年踏上大溪地的土地上進修舞蹈，2014年加入Makau Foster老師的Tamariki Poerani舞團，參加人生中第一次的Heiva I Tahiti。我確確實實地看到大溪地人對舞蹈文化的堅持，也非常榮幸能參與其中。



故事。通常舞劇需費時一年製作與準備，從故事選擇、編曲、編舞、招募及訓練舞者／樂手、設計與製作服裝都需要人力跟時間。每個舞團平均有100位舞者、40位樂手，加上幕後工作人員總數近200位人員。每屆Heiva I Tahiti約有20個團隊參賽，光是舞蹈比賽的演出、製作人員就有近4,000人，還不包含其他比賽（划獨木舟、手工藝……）。

筆者學習大溪地舞蹈至今已邁入第9年，2012年踏上大溪地進修舞蹈，2014年加入了Makau Foster老師的Tamariki Poerani舞團，參加人生中第一次的Heiva I Tahiti。整整4個月準備比賽期間，每週18-24小時的練舞及上課，經常太晚結束練習而無法吃飯，只好直接就寢。而老師每天有意無意地提醒舞者瘦身，所以我養成了肚子餓就睡覺的習慣，以致4個月就瘦了15公斤。期間我確確實實地看到大溪地人對舞蹈文化的堅持，也非常榮幸能參與其中。

舞者養成途徑

當地有很多私人舞蹈學校，通常從4歲開始就會把小孩送去學習大溪地舞蹈。學校會在舞蹈班裡挑選程度好的舞者，加入自己的專業舞團去表演或是比賽。大溪地舞蹈學校的老師時常與國外舞團合作，因此吸引不少外國學生遠赴大溪地學習。法屬玻里尼西亞藝術學院為外國舞者設有每年兩次的一週密集課程（Ori Tahiti Training Program）。密集課程分為6級，不論舞齡，只要是第一次上密集課程就必須從第1級開始，通過第6級考試就可拿到證書。藝術學院也為當地舞者設立四年的課程，完成學業即可取得畢業證書（不同於外國學生的證書），舞者可用這張證書到舞團或是政府設立的學校教課；不過這樣的制度也讓私人舞團反對，因為這威脅到他們的生存。

繼續享受舞蹈

跳大溪地舞是我唯一可以與自己對話的時候，此時心靈是平靜的，專注在肌肉的延展以及歌曲的意境。我只需做我自己，為自己而跳舞就是最開心的一件事情。9年來從學舞、成立工作室、出國進修、然後辦舞蹈比賽，種種起伏讓我了解到，只有回到初衷那個愛跳舞的女孩，心境才是快樂的，才是滿足的。我會繼續推廣舞蹈，繼續朝專業大溪地舞者邁進，但不會忘記初衷——享受舞蹈。◆



Kumu Walis 姑牧瓦歷斯

賽德克族，南投縣眉溪部落人，1986年生，就讀美國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。學習9年大溪地舞蹈至今，每年固定到大溪地、夏威夷跟日本進修與比賽。現為南島大溪地藝術工作室負責人，致力推廣大溪地舞蹈文化。